組織療法在日本醫學界的應用

日本共產黨宣教部編 黃宗甄譯

編者按：本報二卷一期曾登載了一篇費拉托夫的‘組織療法’，本期又發表了此組織療法（日文名爲‘冷藏植皮法’）在日本醫學界的廣泛應用情形以及其顯著的效果。此文係由日本共產黨宣教部所發表，原文載於赤旗報，轉載於瀋陽民主新聞社所編行的日文刊物‘前進’月刊1950年第十一期。

盲者重見光明

僅使用一二次的一種極簡單的手術，就把已經瞎了一輩子的人，醫得重見光明了，而且這樣被恢復視力的患者已經很多。這種手術並不需要在患者眼睛上動一點手術，僅把他的皮膚剝一點下來，經過三天的冷藏，移植到患者的太陽穴或臂膊上就行了，這真是一種難以置信的簡單手術。

這種簡單的手術，不僅可以醫治瞎子，而且可以醫治其他各種的疾病。到現在爲止，我們還不知道，此法可以醫治多少種疾病。可是費拉托夫的成果，在蘇聯已有百分之六十的患眼病者得到治愈（包括角膜移植在內），使多年來纏綿於胃潰瘍的病人，一次即可根治；哮喘或神經痛的病人，能够恢復正常，最近對於結核病的治療，也已相當成功了。

此種療法對於無論是怎樣的病症，總是沒有例外地解除其痛苦，熱度減退，食慾增進，視力恢復，如果是結核病，則是血液沉降速度的下降，和病菌的減少。

日本最初被使用組織療法的患者

在日本仙台市，在日共東北地方委員會工作的小林同志（去年卅四歲），二十歲時，兩肺有結核，却已結疤鈣化了。可是在1949年2月，膀胱發痛，以致小便出血。經過普通外科手術後，病勢雖稍減輕，到了四月裏，病又復發，六月底病勢很嚴重，在仙台市立病院入院。

經診斷結果，斷定爲兩側腎臟結核，然在右腎是全部結核，左腎也有三分之一被侵害，即使割去其被害部份，也無濟於事，他們宣告說：“只好讓他

組織療法發明者 費拉托夫

吃點好的東西吧！……”正在束手無策的時候，該院皮膚泌尿科主任渡邊正彥同志（日共黨員），經和東北地委協商，決定在日本第一次嘗試‘組織療法’（即冷藏植皮法）來醫治他。

渡邊博士曾在1948年在日共主編的‘科學與技術’雜誌四月號裏，以‘冷藏皮膚的奇蹟’爲題，介紹過蘇聯醫學新發明，那僅簡略的介紹而已，並不是醫學上的論文。究竟其效果怎樣，方法怎樣，他們是不很明瞭的。

1949年7月26日，在患者的左面大腿舉行第一次的植皮手術，第二天就熱度下降，痛也減輕了，尿也不濁了，腫消去了，而食慾增進。因此對組織療法就有了信心。

在8月7日在他的右面大腿舉行第二次手術，而其所移植的皮膚較厚，故經過了四天的冷藏，才施以植皮手術，當天夜晚疼痛即停止，病勢大有起色，臉色也好轉，與生病前一樣的精神奕奕，開始發胖了。尿中也沒有病菌夾雜着，第三次手術後，他能出外走走了。

之後，小林同志一直到秋季，共被施過八次手術，體重增加了九公斤，血球沉降速度由82降至31，當然以後他還是繼續施行手術的。

由於日共東北地委指導之下，這種醫療方法，就推廣到日本全東北地方日共所主持的診療所，秋季傳遍日本東北各地，冬天就擴展到全日本。這種驚異而極端簡單的手術，能收到這樣大的效果，在日共機關報「赤旗報」，常常把它報導出來，由於有了數百個患者被醫好的實例被發表，證明這種醫療方法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如何取皮

爲了首先觀察這個新治療法的實情，訪問了東京都澁谷區千駄谷車站前面的日共本部所屬的代代木診療所，他們在十一月底開始使用費拉托夫的組織療法，一直到1950年1月20日止，共有125人被施此手術，單以1月13日那一天就有36人動過手術。

手術床上，還躺着一位年輕婦女。向着我們露出她的右臂，一面由醫生給她擦碘酒。旁邊陳列着消毒過的刀子和器具，其玻璃皿中，裝着被透明的生理食鹽水浸過的藥用紗布。這是預備置放剝下的皮膚冷藏用的。

動手術的部份，是患者兩臂稍微偏外的部位，先用酒精擦了一遍，立即用粗的注射針，注射了局部麻醉劑，從不同的方向和部位，注射了七、八次。看樣子好像有點痛，其實並不感到怎樣。把注射過而腫起的地方，一面加以揉搓，醫生就命令開始動手術了。

剝離手術一共不到十秒鐘，也不怎樣出血，護士用兩手在患者施手術部位，輕快而敏捷地把皮撐起來，僅聽到嘶嘶的幾聲，皮就被剝了下來，且

是極薄的皮，接着用紗布輕輕把創口包裹起來，剝下來的皮膚，平放在玻璃皿(Petri dish)的浸着生理食鹽水的紗布上面，又滴一些配尼西林，然後蓋上玻璃皿，在其蓋上記上患者的名字。在他的創口也抹上配尼西林，再用銀紙(這種銀紙是利用包裝X光照像膠捲上的銀紙)使其創口的肉不致於乾燥了。此外再蓋上四、五層紗布，然後包紮了繃帶。這就算完畢了，這真是簡單不過的手術。

如何植皮

關於植皮方法，那更簡單了。乃是在剝皮後三日舉行的。當你走進了手術室，看見了一位二十四、五歲的青年。解開了繃帶，僅在那創口的周圍，擦了酒精。照例拿出了記着他的名字的玻璃皿，細瞧一下，只有三張郵票那末大而顏色蒼白的皮膚，稍有一點收縮而已，有點像馬鈴薯的皮，真是太平常的了。當你摸着玻璃皿，感到涼意。由於護士的告訴，才知道這只有攝氏二度，是用冰冷藏過的。

用鑷子撮上那冷藏的皮膚，敷在創口上，小心的敷平，蓋上紗布輕壓一下，然後又把皮膚鋪平，再蓋上紗布，這樣的操作了幾次，皮肉接勻了，依舊用銀紙蓋上，重新包紮以繃帶，再黏上了橡皮膏，穿上了衣服，而用三角巾由頸部把那隻手吊了起來。整個剝皮手術過程，共需七、八分鐘，可是植皮手術僅需五分鐘，如皮膚較厚，因收縮較多，或可把它縫合起來。

手術之後，只要靜靜的不亂動，而且必須要靜養。

“之後，有痛嗎？”

“不，沒有什麼，好像擦了一下似的。”

“有沒有結疤呢？”

“暫時有點顏色異樣，一個月之後就恢復正常了。”

“有沒有發燒，精神好嗎？”

“倒沒有什麼，植皮的那天晚上，就感到精神轉佳，食慾增進。……”

這位青年笑了，據說這是第二次手術。探問之後，他說是肺病。

“多少有點不自由吧？”

“可是，洗臉，還可以的呢。”

担任這次手術的馬淵醫師說，冷藏過的皮膚都使用得很好，聽說從未有過一次失敗。由於體質

的關係，偶而做得不好的也會有的，却没有其他的壞影響。

胃潰瘍等的治療

有一位七十歲的福島縣會津郡磐梯村的小林市郎先生，八年來患膀胱劇痛的毛病，小便裏帶血和血塊，每年雖可用電療診治，可是年年發病，總之是一種要命的癌症了。

在1948年11月，他又發病了，尿中的血和血塊非常多，病狀危急，據說只能活到翌年春天，到時候他一定會送命，他一直臥病床榻，到翌年四月，因他得輸血共十次，雖然苟延他的性命維持到九月，可是他的全身都已麻木，陷於昏迷狀態，大小便也全無控制的能力，口齒不清，視覺也不靈。

11月23日，施行取皮手術，27日午後舉行植皮手術，當天夜晚，即恢復知覺，神智清醒起來，講話也恢復正常，小便從四、五十分鐘一次延長至三點鐘一次，其中也漸漸的也不帶血了。之前要吃一碗麵也很勉強，現食慾激增，可以吃兩碗米飯，第二天即恢復視力，第四天他就精神煥發的出院回家了。

青森縣中郡五鄉村津川文作先生，他已六十歲，患了三年的胃潰瘍症，一直臥病在床，9月15日，接受植皮手術。18日，就停止胃痛和嘔吐，能够徒步五里的山路。

之後，他又大吃大喝起來，毛病又發作，再動手術，而那次以後，就一直很健康的在工作着。

與津川先生同住一個郡叫千年村的齋藤三太郎先生，他已五十七歲，也是患胃潰瘍病，惡心，不斷的打嗝兒，飢餓的時候，胃就發痛，苦不堪言。自施過手術，病就霍然而愈，目力也轉佳了。

其他許多慢性病的例子

如皮膚和腸的潰瘍，自經過此手術後，病就去除了，尤其是哮喘，風濕症得到意外的良好效果。原來此種醫療方法，本為醫治盲者而研究的，結果却能醫各種眼病。

結核病的實例：結核病被醫好了的例子也很多。除了以上所說的小林同志以外，其他患結核病而來求醫的，大體都很順利被醫好。

弘前市大町，有一位三十二歲齋藤清治先生，患了六年的肺結核病，體溫在攝氏三十八度徘徊。兩肺已有雜音，腸的右迴盲部向上腫腫，下痢甚劇，用鏈黴素注射也沒有效果。9月24日，施行

植皮手術，第二日下痢就停止，第三日咳嗽和痰也就顯然的減少了，10月2日施第二次手術，可以健康的起床了。

青森縣中郡新城村的山口政司先生，才三十一歲，在患肺結核病而臥床不起的時候，國營鐵路局的職業因此被辭退，跟着他就吐血了，咳嗽得很苦楚，9月15日與10月3日，他都動過手術，咳嗽和痰就沒有了，此外其他的病徵也一掃而光，食慾大增，精神極好。

又是同一郡千年村的齋藤正光，二十四歲，三月間咯出血來，動過第一次手術後，頭痛和流汗就行去除，經過了第二次手術；由於好好靜養，病也痊愈。

其他關於腸結核，喉頭結核等，也有很多的報告，其結果與以上所述者，大體是符合的，總之如會有頭痛，熱度，咳嗽，痰等的消除，血球沉降速度下降，尿中不帶結核菌，食慾轉佳，面色變好，體重增加等現象。

雖然，由於這種病的性質，在嚴格的醫學結論上，需要有X光來透視以及其他的方法，必須要有長期的精確的診斷，可是對於組織療法的偉大效果，誰也不能否認的。

由於以上的成績看起來，對於腸結核，喉頭結核等的粘膜性的結核病的治療，確有極大的希望。

再說到治療結核病的場合，如能一面施行組織療法的植皮手術，一面兼用其他的方法來輔助，這不但沒有絲毫的妨礙，而且還有更大的效果。

組織療法應注意的幾點

由於以上的報導，雖可知道一些大概的情形，為了提供更多參考資料起見，根據日共代代木診療所所發表的印刷品，將其中實際上應注意各點，試以介紹如下：

(1)動手術的部位

現在第一次，大致在左手的胳膊（靠近左肩的一節）上開刀，不過全身任何所在都可舉行手術的。但為了病的性質而言，應在何處較佳，尚無定論，這是今後必須研究的。（雖然是使用病人自己的皮膚，但在蘇聯一般多用死人的皮膚，甚至皮膚以外的，如筋肉、骨、神經、腱、膜等，這些都要看病的性質而決定其材料和場所。例如哮喘，那就在喉頭部，胃潰瘍應選擇胃部等）。

(2)取皮的大小

大概有火柴匣那樣的大小就可以，却也沒有一定的成規，不過再大一點，據說其効力也是差不多的。切取的形狀，也沒有一定。

(3)厚薄

根據契爾秀氏的方法，以冷藏後的皮膚，最好不致收縮的較為理想。在代代木診療所，剝離的皮膚都極薄，不過其他各地的報告看起來，大體是厚一點効果較好，如要剝取得厚一點，可以用解剖刀從四角周圍剝進去，厚薄的程度在一至二毫米間。如在冷藏時有收縮時，需要將它縫上去。

(4)冷藏溫度

在攝氏二度至四度。

(5)冷藏時間

七十二小時，不要使它凍結，完全要在冷藏狀態。溫度在二、三度間，冷藏時間為三四日，由於發明者十多年的研究結果，務必儘可能的按照這個成規較妥。可是，由於好的冷藏庫却不多，大體上能按以上的原則，總是有效果的。

(6)手術的方法

以前已說明過，在需要縫合的時候，抽線時間最好在五日至七日以後，也可能有發熱現象，不過一、二天後溫度當會退去。効果在當天就可看出，大約可以繼續十來天。

(7)植皮以後的注意事項：

植皮之後，用三角巾把臂膊吊了起來，以使創口不致受到震動，把身體保持數日間的安靜，當發生有效的影響，尤其是靜養非常重要，有的因為精神很好，就工作和飲食過度，致病又復發的例子却也不少。

(8)出診治療

出診去病人家中，動手術也很簡單的做得到，各地都在實行。但有一些應該精細注意的地方，是值得提出的。

甲、麻醉劑：以 Novocaine 0.5% 的 15—20 C.C 的麻醉劑施行局部麻醉，惟注射量當以症狀及病人的體重而定的，必要時，也可施行全身麻醉。

乙、殺菌：以配尼西林最好，如用胺醯胺藥劑的 Sulfathiazole 却有劇烈的副作用，一般的說起來磺胺藥劑內服外用均可。

丙、植皮的癒合：越薄的皮，癒合越快，而且從未有過失敗。

丁、抽縫：縫綫抽拆得太早，植皮又被連帶剝去的危險。關於手術的費用，最初每次需要一千五百日圓，最近因為手術的漸趨合理化，只要八百日圓一次了。

數不盡的奇蹟

這種非常的新治療法，在醫學上確是一個稀有的發明，醫學界從未有人想到會有這樣的發明。他是根據新的原理，積二十年的埋頭研究和數萬次的實驗，才完成了這樣的効果。他最初先以治療盲者的眼睛為目的，之後乃擴大到醫治所有其他的毛病，跟着他成立為一種學說，來補充和發展達爾文的‘進化論’，發明者費拉托夫是蘇聯科學院院士，在蘇聯已廣泛的引用他的組織療法，而且許多報告中，差不多都說這個方法引用的成功，盲者重光當然不必說了，其他也有二、三個著名的例子。

(1)蘇聯有一位女會計師，已患了五年的兩肺結核和喉頭結核，已不能說話了，固體的食物也已不能下咽。動過手術後僅三天，喉嚨就恢復正常，半年以來，他經過五次的手術，立即成為很健康的人，回到他原來的工作崗位。

(2)蘇聯又有一位印刷工人，患很嚴重的胃潰瘍，入院接受手術後三天即病癒出院，可是過了兩個月他又到醫院來了，原來他那次出院暴食暴飲的緣故，病又發作。這次入院，手術後五天，他仍返工廠做工去了。

(3)一位啞巴又耳聾的少女，經過手術，竟也醫治好了。

(4)一位工程師，患了十年的哮喘病，每日發作，苦極了，他在喉頭外面的頸部，施行植皮手術，僅一次病即霍然痊癒。

像以上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可醫治的病也很多，以瞎子重見天日為首，以及其他的眼病，(所有的眼病給組織療法未能醫好的僅佔四成)，各種結核病，哮喘，風濕症，坐骨神經痛等神經的毛病，皮膚以及體內各器官的潰瘍，粘膜的毛病，傷寒，斑疹傷寒，糖尿病，燙傷，凍傷，折骨，以及別的手術之後的傷疤和痛苦，還有莫名其妙的健康失常等毛病，均可由組織療法來處理的。恐怕我們尚未知道的可醫的病尚很多吧！

給盲者得到光明

最近，在電影的紀錄新聞中，報紙上，無線電廣播中，報導了一位日本醫科大學的中村博士，移植眼角膜成功的消息，這件事早已家喻戶曉了。這個新聞在1949年11月21日的無線電中廣播出來的，在那個時候，蘇聯早已有三千多的盲者被治療好而重獲光明了。

這個方法，是把死人的眼睛冷藏起來，作為移植之用。1930年，這方法早已使用，現在蘇聯早已不使用這個舊方法。今日治療眼睛，已不需要在眼睛的部分動手術，只要向太陽穴的地方，施行植皮手術，盲者就可以醫好。

到底，為什麼用這樣不可思議的方法，可以治療瞎子的眼睛，關於這點，可以指出費拉托夫學說的偉大，由於他發明了組織療法（冷藏移植術），創立了一門新的醫學叫組織治療學，在醫學上可以說是皮膚內科了。

冷藏死人的眼睛

烏克蘭奧德薩醫科大學眼科主任費拉托夫博士，為了治癒瞎了的眼睛，他是費了五十多年的努力不懈的研究，在1920年，他忽然體會到了新的想法。有一天他正在讀一本舊的醫學文獻，在書中讀到1906年法國的醫學報告，有一段是費爾瑪眼科醫師的珍奇的報告。在那個時候，已有試行移植眼角膜的事情，卻沒有很大的成功，關於移植角膜，至少用新鮮的東西，最理想的是活人的眼睛。可是當時費爾瑪自然找不到那樣新鮮的眼睛，不得已使用了一個冷藏了八日的眼睛。手術之後，效果卻意外的良好。可是費爾瑪以及其他的醫師，認為這是偶然的事情，沒有加以注意，之後就忘了再提。

費拉托夫，卻從這件文獻，得到非常的啓示，眼角膜移植術成功了，醫好了好幾百人，一百人中，確實醫好的就有八十五人。可是他還有更重要的發見：把眼角膜的混濁的部份切掉了，填補上冷藏過的死人的角膜，這樣一來，非但角膜變為透明，而且其周圍附近的部份，原來有混濁的東西也廓清了。當時別的醫師卻沒注意這件事，而費拉托夫卻認為意義非常重大。接着他把左眼以此法醫好之後，他發見右眼也連帶地被好了，因此益發增

強他的信心。

由此，他就實行這種不可思議的方法，把患病者的手上的皮膚剝離了下來，加以冷藏，再在患者的太陽穴把這塊冷藏過的皮移植上去，果然，盲者的眼睛被醫得重見天日了。

凡是其他的病症

他曾這樣想着：“被冷藏了角膜，並不是作為交換移植的東西而已，而且尚有治療的能力”，

“假使在角膜中有這種力量，那末皮膚、筋肉、骨、膜等也同樣的有這種力量”。

正是這樣的結果，他所理想的幾乎全收到了的效果。他想“如果瞎子可以醫得好，其他的病也有醫得好的理由”。這樣的經過二十年來的研究，若把人體的一切部分切下而冷藏起來，一定可以顯出這種力量。

生物都在戰鬥中活着

其次，他又把植物拿來做試驗材料，將熱帶所生長的樹木叫蘆薈（Aloe）先在溫室中栽培了一些時候後，轉移到低溫的暗室中置放廿五天，然後提取其樹液，注射給十八個盲者，實際其中有十五個人因此而減輕其病勢。且有一個人完全醫好了。不但人類可以這樣做，甚至鳥、虫、植物，所有的自然界‘所活着的東西’都持有這種力量，這是無可疑問的事情。

費拉托夫曾想到：像那樣的謎，在自然界的規律中，本已存在着的。所謂不知多少億萬年來的東西，所有一切的生物，為了繼續生存下去而戰鬥着，因此像這樣具有戰鬥的力量，在人體中尚有也會存在的。

生物原刺戟素

費拉托夫說：“所有的生物，若陷於極端嚴重的狀態之中，當然不能按照其原來生活方式活下去，為了要活下去，非要把自己改造一下不可了”。

“生物在臨死的時候，必將身體的所有細胞的最後的力量，全部擠了出來，採取一種戰鬥的體制。為了保存和發展這種力量，必有一種具有頑強力量的抵抗物質形成了。”

“這種抵抗物質，把全部細胞強烈的刺戟着，所有生命的活動被鼓舞起來。”

“這種不可思議的‘抵抗物質’，關於它的化學方面研究，雖尚未分析出來，費拉托夫命名這種物質叫生物原刺激素 (Biogenous Stimulants) 大家都知道，在攝氏三四度的狀態下，在生物而言，當是最困難的條件。角膜或者皮膚，爲了保存自己而戰鬥着，那末，一種強烈的物質形成了，而把全部細胞改造過來了。”

未可限量的前途

一種嶄新的革命的方法被發見的當時，那些束縛於舊的方法的人們，一定把這新的方法加以嘲笑或非難。例如在英國發明種痘的勤納，在維也納，醫治腦梅毒的瘋癲病時，雅萊格 Wagner Jouregg 發明了‘瘡疾療法’ (1907年得諾貝爾獎金) 當時許多醫生都置以冷淡的或反對的態度。

在蘇聯，儘管這種組織療法，在普遍的應用着，各地方的青年醫師們，何止成百成千地湧現出光輝的實例，無數的病人因此而得救，在羣衆中，在地方當局中，還有不少人，說是‘這是盲目妄從的信念’或者說，‘沒有正確的醫學根據’違反了蘇維埃醫學的原則’的非難論調。因此聯共機關報‘真理報’在1949年9月15日曾以‘衛護革命的醫學家’爲題，發表社論，把這種落後而保守的態度，加以痛斥。而蘇聯保健部的機關報，也在1949年10月15日以‘反對保守主義，發展新事物’爲題，發表了社論，其中有這樣的話：“刻薄對待革新的醫學家的人們，他們忘掉了在蘇聯，新的必定會勝利的事實。……而反對新方法的教授們，因爲墨守成規，害怕新的東西。以爲只有真正著名學者的工作，才是合乎科學的。由於那些傲慢的幼稚的態

度，以致比一般人民大眾落後了。”

這種情況，在日本也同樣會發生的。

第一，現在的醫學思想方法，束縛了一般醫師們，他們僅弄些腐儒的說法，對於新醫學，確也沒有給以合作和協助。

第二，日本共產黨黨員的醫師們之中，也有說：“倘未有科學上的充分的證據”他們的態度，好像是審判法官們似的。

以上的態度都是錯誤的，我們針對這種新的方法與事實，對於正在苦於貧病交迫之中的人民，只要使他們少化一個日元，少死亡一個人，把這種有價值的新治療方法，在日本推廣起來，是比什麼事情都重要。

其實，我們不怕所謂有名‘學者們’的反對，也不拘泥於古老的想法，更不必依靠那拜金主義的醫師。那末這新的方法，到底由誰去發展和推行呢？除了我們廣大的人民自己以外沒有別人了。如果沒有錢就醫不起病，我們眼睜睜的由於疾病不得不大批的死去，在強健條件下的勞動者比什麼都盼望得迫切，在死亡綫上的人民大眾，是需要這個新方法的。因此日本共產黨，爲了更深入的完成這個人民大眾的巨大力量，願盡其一切努力去達成它。

組織療法(冷藏植皮術)的前途，也許有某些障礙，可是今天大多數的人們，爲了預防疾病與死亡，給我們開了路，却是一個事實。醫師和病人，就是不得不去開拓這廣闊道路的人吧！由於這方面的努力看起來，人類的科學，是可能得到無限的發展的。

日科學家抗議重新武裝要求全面媾和

據塔斯社十一日訊：在東京舉行的日本學術會議通過決議，要求立即締結全面和約，並抗議重新武裝日本。在這項決議上簽名的包括：京都大學教授島恭彥、民主主義科學工作者協會會員山田勝次郎、東京大學教授高橋出(譯音)、中國研究所所長平野義太郎及其他進步科學家。

另據聯合通訊社報道：四國島高知縣高岡郡地方議會議員通過決議，抗議干涉朝鮮戰爭及戰爭宣傳，並主張遵守波茨坦公告，由愛好和平的國家保證日本安全、締結全面和約及自日本撤退佔領軍。

(新華社稿 2月12日)